



上平川別業圖

管仲子像東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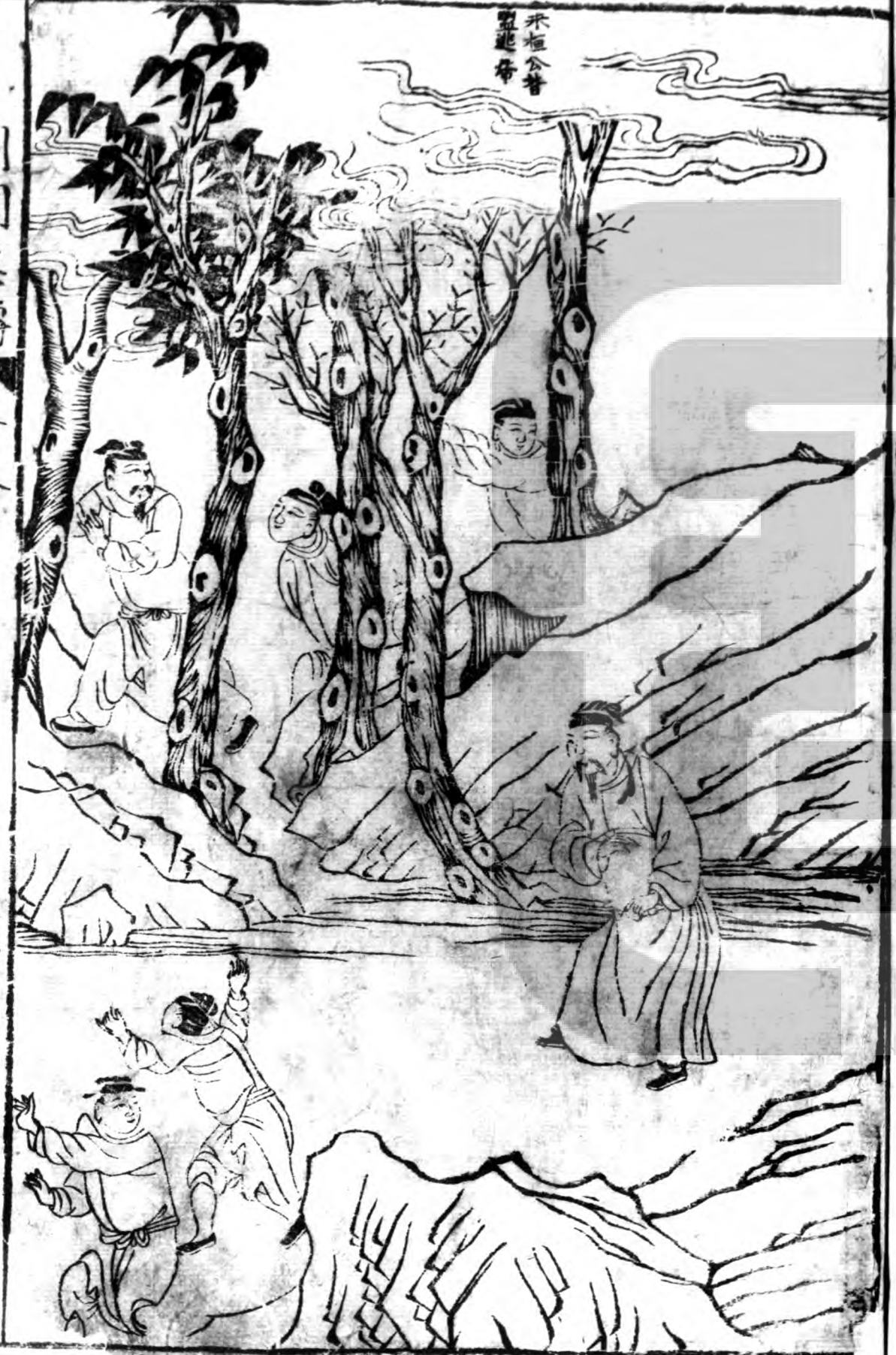
息伯曼請夢夜郎



楚原環即水夫車



水桓公誓
盟地帝



齊桓公比杏定疆

御履水雨如波



齊齊藏牛圖





衛懿公好雀
志國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重校

古吳朱 篁叅閱

起自周僖王元年

按鄭駁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周鄭大戰於繻葛

華督既斬嘉之首級付鄭使曰讒賊已誅謝罪來日
宋侯親出城勞軍以乞退兵也鄭使出群臣皆側目
相駭華父揚聲曰來早宋君臣不出城勞軍任從汝
攻鄭兵遂出朝群臣奏曰華督擅殺大臣有無
心請除之宋公令同群臣曰此賊欺罔久矣何

除之群臣曰來日進朝。主公傳旨斬華父。臣等率城中軍民與鄭兵一戰。雖敗。君臣亦死。社稷無待束手。受擒公然之群臣。退朝。有關人秦炯來報華父華父大怒。乃修書遣人。夤夜從城隙中。出見鄭伯。言來日殺宋公。開城門出降。但要立公子馮為宋後。鄭伯大悅。至次早朝門始開。文武未集。華父率本府校士八百餘人。持戟上殿。數宋公罪曰。自伊即位。軍旅不息。民不生。我奉三諸侯。立新宋公。正欲逃於後宮。督投戟以中公腦。遂死。群臣聞督弒君。正欲率衛士來討。督之家人開四門迎兵入城。督出迎三侯於朝。群臣只得見鄭伯。鄭伯遂

遣使歸鄭迎宋公子馮歸國。三侯共立馮為宋公。是為宋莊公。

督背賂三侯。三侯立督為宋太守。盡取宋

之帑藏。班師。三侯歸朝。王大喜。三侯遣鄭伯歸國。王

問群臣曰。此行本欲瞰鄭伯之過而奪政。今既討三

國得勝。來朝其事。若何。群臣咸曰。鄭伯奉王命得專

征伐。其勢愈熾。今不早除。恐後難制。王曰。彼既有功

難以為難。周公黑肩進曰。臣有一計。使鄭伯吞聲受

伐。以免諸侯見忌之心。王問其計。若何。周公曰。昔者

先王武王時事。曾以原溫邑。名以下十二邑之田。其

十二邑。乃溫源。以樊。溫。鄆。賢。弟。句。盟州。陘。隤。懷。十二

邑是也。以賜蘇忿生為采邑。蘇忿生。周武王時。可寇

賜人以
而事

七年

也。後忿生叛此田。今爲北邊曠土。朝廷屢欲取之。北夷霸占不能恢復。王明日遣使賫詔賜鄭伯十二邑之田地以賞征伐之功。鄭伯受之則上表謝賜。待彼將營此田自要與北夷爭鋒。我得乘間觀其勝負。就中取事。彼若知而不受。必怒不上謝表。然後王下詔率列侯之兵共伐鄭伯。不恭之罪。鄭伯受伐者無辭。列侯起兵者有義。一舉而兩得矣。王大悅。卽遣使賫詔往鄭。鄭伯謝恩厚禮。遣歸群下。問王賜十二邑之田。咸皆稱賀。獨上大夫公子呂曰。此田非欲賞明公之勞。特釣我國之禍也。鄭伯問其由。子封曰。臣聞此十二邑乃成王時封蘇忿生之采邑。忿生叛此田沒

於北夷。朝廷屢不能取。明公秉國之政。豈非不知此事耶。鄭公默思良久曰。誠有是也。子封又曰。天子本欲奪明公國政。難以爲辭。故將此田賜明公。彰厚寵以欺列侯。公如取之。則自要與北夷動戰。如其不受。是又得不恭之罪。必加征討。此周王將無取有之計。明公何不審耶。鄭伯大聲曰。無子封幾入周君臣之套也。然則今日之處若何。子封曰。姑申謝表。然後遣使與北夷取之。北夷不還。然後上表辭還。庶幾兩處不失。鄭伯然之。遂裁謝表。以上遣使往北夷取田。北夷主懼鄭伯之威。遣使奉十二邑疆界而來。鄭伯厚謝遣歸。却說天子設朝。聞鄭伯取十二邑之田。不片

中

言而得乃問于周公。周公曰：王可遣使告鄭伯曰：鄭

之於周兄弟之國。比仲兄弟也。國家祀事與朕一同

欲求鄭之鄔劉焉。邠鄭之四邑名。四邑歸周以供祭

祀。鄭伯必不肯奉。然後會列侯之兵討其不供祖祀

之罪可也。王喜遣使以往。鄭告曰：天子以周鄭同宗

今賜賢伯十二邑田。國家供祀田少。欲求汝鄔劉焉

邠之田以助祭祀。不知賢伯何如。鄭伯曰：容商議使

者出伯問于群下。子封曰：此削政之意明矣。伯曰：然

則奉田以上何如。子封曰：不可。割田不已必至削政

削政不已必至滅國。明公但會其大績舉政歸朝。退

守諸侯之職可也。如其不然必拒命而後可。天子忽

遣曰：我父為國家征宋伐許結怨於隣國。一旦解國

大柄則諸侯之兵畢集。鄭不保矣。寧上表辭田。如天

子必欲取之則棄臣節而拒命。庶幾不失為霸國也。

伯然之上表入朝辭田。天子與群臣商議。周公曰：王

可即此事為辭。傳詔于列侯。命會兵於繻葛。鄭之地

各也。以伐鄭。伯不供之罪。王命虢公林父為先鋒。蔡

侯衛侯副之。周公黑肩為左翼。陳侯副之。王親率大

軍於後。殺入鄭。來鄭之繻葛戍卒。馳報於鄭伯。鄭伯

聞之。問子封計。子封曰：事到如今不得不為公當率

兵以拒之。鄭伯即令公子元為左翼。曼伯為右翼。

祭仲為先鋒。出城三十里下寨。次日鄭伯列開陣勢。

又轉一

何等軒
昂竟爾
喪氣

天厭周
德與等

見周陣黃旗開處。一將當先。狼腰虎背。齒中齒。圍睛手輪剛刀大聲罵鄭寤生背祖宗違王命之賊何不。下馬受縛尚敢興兵來拒鄭伯橫鎗勒馬舉目視之。乃王上卿號公林父也。正答應間鄭太子忽曰不斬蛟龍浪滅蝦蟆。何益望桓王中軍殺來。正兵既奔號公抽馬便回保駕鄭之大兵搶上公子。曼伯持戟望號公背後一刺。號公落馬。太子忽拔刀便砍。周公里肩救起望西而走。鄭兵四圍桓王。桓王不能出從馬上手舞雙刀力敵四將。忽了元曼伯鄭將祝聃拈弓搭箭望王左肩射中一矢。王倒墜馬下。聃將近前斬之。鄭伯大叫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且

勿動手。遂令鳴金收軍。周兵始救得天子回寨。是夜鄭伯遣大夫祭仲于周寨中。問王安否。周公懼鄭兵復至。遂拔寨逃回。鄭兵雖勝然鄭伯恐得弑君之罪彰於列侯。故亦不追趕矣。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批 綱常擇以慈悲哉

君臣大義死無仇。鄭伯如何敢拒周。
敗後徒興安否問。春秋首惡抗王侯。
又東屏先生一絕云。

繻葛風高滾戰城。鄭莊初動抗王兵。
勁弓偏射周王駕。戰捷何謙不上人。

義亦得

桓王既敗兵回憂憤成疾問群臣曰。吾承先王之統不能匡扶諸侯反見辱於鄭卿等為朕謀計以雪朕恥。群臣咸進曰陛下善養聖躬鄭不足憂。虢公林父曰當今諸侯惟齊最強齊與鄭伯善王請差使徵齊兵伐鄭齊不忍加兵於鄭必率鄭來朝倘齊鄭相持為強然後下詔大會天下諸侯將齊鄭兩滅之可免後患王遣使往齊徵兵伐鄭

鄭太子救齊辭偶

王使到齊僖公曰鄭與齊本相善之國焉能背義而相併如其不伐又抗王命乃謝王使曰為我辭王不日我將率鄭伯歸朝待罪矣使者出公正欲遣人會

鄭伯歸朝之議忽哨馬報曰今有北夷大良小良

胡主名率戎卒十二萬奔臨淄齊地名而來望我王

早賜定奪兵連禍結齊侯成馬體統下戰守之策大夫閻仲宣曰戎

人驍悍難敵况天子以齊兵伐鄭明公可速求救兵

於鄭使其為前鋒我會魯衛之兵以繼之戎必破矣

然後可與魯衛二侯共勸鄭朝周庶幾兩得矣齊侯

然之遣使于三國求救一使直投鄭來見鄭伯具其

事以告鄭伯曰齊有難鄭不可不救乃令太子忽率

兵二萬祭仲副之前往救齊太子引兵至齊境下寨

便徵進兵祭仲曰戎卒氣銳不可輕進俟諸侯兵集

然後交鋒至次日齊使來報曰衛魯之兵各屯於齊

此與鄭爭此生

自謂得勞

城乞太子之兵先進以二國為犄角之勢戎可退矣
 太子忽問祭仲計祭仲曰諸侯救齊惟我兵氣最盛
 可令魯衛挑戰戎必拔寨出敵然後我之大兵襲其
 後功在我矣太子乃遣使告魯衛挑戰明日魯公子
 五父衛大夫羊肩二人果引兵挑戰戎主大良小良
 引兵出敵闕不十合齊魯之兵大敗大良小良拔寨
 而追鄭兵遙見戎兵出寨乃振鼓從寨後殺入奪却
 兵器糧料戎卒急追大良小良回兵救寨鄭兵伏為
 四隊戎人有勇無謀乃望本寨殺入鄭兵雲合將二
 良斬於馬下盡擄戎之旗鼓而獻齊侯齊侯聞鄭得
 勝喜不自勝乃開城門以迎諸侯之兵謝曰遠勞跋

勢如破竹

起時冠
皆到置
何飲專
車守怒
之參忿

孤之罪也諸侯曰與鄰國禦夷中華之禮何勞之
 有齊侯設大宴於昭勳殿以待三人謂華父曰魯乃
 周禮所萃之國煩大夫為我序賓羽父曰魯當居右衛
 皆同姬姓然鄭乃伯爵若以朝禮享之魯當居右衛
 居次鄭班在二太子忽恃有大功於齊及宴乃居下
 位甚有不忿之色酒至數巡齊侯起曰天子分茅錫
 土於諸侯諸侯所以供貢朝儀禮也往歲天子欲削
 鄭政以致君臣交戰此非先王命土分侯之意今孤
 與二大夫勸鄭伯歸朝奏天子原其前罪遂合君臣
 之好公等何如羽父與孺羊肩對曰明公所推不失
 君臣之體極為盛德事也太子忽起辭曰令在家尊

無王命而八之國罪亦重

齊無祭鄂河

小子不敢專齊侯曰此言是也約再日請會鄭伯商議酒罷各請回國相送出城閻仲宣告齊侯曰鄭太子有大功于我而魯大夫黜其下位心見其有不忿之色請以明公公主以妻太子結成二國之好庶幾不速怨於隣國齊侯遂命仲宣往見忽時忽歸寨正怨羽父慢已於下位欲率兵攻羽父祭仲曰不可姑容歸國圖之言未訖仲宣至告曰寡君以太子保全齊國無所申敬故以幼女侍巾於殿下因義而結親也太子辭曰人各有偶齊大鄭小非吾偶也况吾奉父命以救齊國之急若受室而歸是私婚也大夫為我謝齊侯是不敢奉命耳仲宣出祭仲曰汝之弟兄

如解辭此羅兵

衆多庶母專權汝不娶大國為妻日後爭長以誰為倚忽曰國家立嫡以長豈有是事不聽少頃齊仲宣復來祭仲曰如齊使來公可諾之忽曰然及宣至曰寡君特以太子辭婚不敢強命特奉金帛各五車聊資軍餉之萬一耳忽辭而不受宣再三勸納太子受其禮次日謝齊侯而歸見鄭伯言魯羽父簡慢鄭國之故鄭伯怒曰羽父辱我太甚鄭雖伯爵功高魯衛何得班我兒於下位子封曰天子欲削鄭土皆魯之君臣為其設計今若乘此慢鄭之故加兵於魯魯破天子孤立諸侯必相率朝鄭鄭之霸業成矣鄭伯遂令忽領三萬精兵伐魯忽領兵屯於郎魯之地名却

鄭兵所向無前

說魯聞鄭兵犯境魯侯乃奏天子欲以王師拒鄭時
 桓王憂疾聞鄭伐魯乃長嘆齊侯不能率鄭以朝及
 教鄭攻魯此列國逞強王綱愈弱其疾愈篤是夕宣
 周公虢公受遺託謂曰長子佗能治國務不待朕慮
 然次子克年雖幼小聰明愛敬朕鍾愛之朕沒煩公
 保護之二公頓首曰奉旨是夕王崩在位一十三年
 時春三月乙未也群臣乃奉太子佗立是為莊王

鄭祭仲殺婿逐君

莊王即位設朝謂群臣曰鄭今加兵於魯必欺寡人
 初立不能救魯故也寡人欲率大軍救魯卿等何如
 周公虢公皆曰王如親征可寒鄭兵之膽矣獨大夫

集得新

辛伯諫曰我王初立不可用兵生怨于民王必欲
 魯之急下詔徵諸侯之兵可也莊王猶豫間忽魯
 報到曰鄭伯已抽回矣王問其故使者曰鄭伯將死
 有書追太子忽即傳位是以抽兵王曰既如此可遣
 兵追之辛伯又曰臣聞鄭伯內寵多妬其公子突乃
 雍姬所生常有殺忽之意今忽獨特祭仲專權所以
 得立王如遣一人告仲令逐忽立突使其內自相攻
 擊然後起王師以伐之鄭必破矣莊王信其說止不
 知立忽立突乃一面差人往鄭密審虛實却說太子
 忽得父之書密密班師而歸時父疾將革遂入寢室
 見鄭伯鄭伯謂忽曰我國雖弱小東征西伐諸侯咸

服惟失臣職之事。今我沒後汝善事鄰國和愛弟兄。量度以漸朝周使不失諸侯之位可也。忽問曰。父王

晏駕之後國家大臣誰可任事。鄭伯曰。高渠彌可任。

上卿之職其餘祭仲子封原繁一班兒皆可預政言

訖而終。忽即位是為鄭昭公。昭公設朝祭仲子封原

繁皆進職一級。惟高渠彌不拜為卿。衆臣進曰。先君

曾有遺詔。進渠彌為卿。明公罷其詔。是忤父之政。而

蓄怨於大臣也。昭公乃勉強拜彌為卿。彌雖謝恩心

甚怨之。鄰國咸來稱賀。昭公謂祭仲曰。鄰國來賀孤

即位者。惟宋乃舅氏之國。昭公庶母宋莊公之族文

故鄭公亦曰舅氏。不可失禮。卿宜為孤使宋以報禮

祭仲一
段後無
應

此例亦
得來

此例亦
得來

為祭仲受命往宋。未至時周莊王先遣人遞書告

公執祭仲而立鄭公子突。宋莊公甚喜。周使出祭仲

至。臣寡君遣臣誨賀公曰。鄭新君是誰。仲曰。先君長

子忽也。宋公怒曰。何為不立吾甥突也。仲曰。立忽以

長故也。公曰。孤聞忽乃鄧女所生。吾宋大邦之甥。不

立而立鄙人所生之子也。此無他。皆汝匹夫所謀也。

遂命推仲斬之。然後動兵逐忽。立突。仲惶恐曰。不必

斬臣。但得明。公詐書會忽於宋。鄭境中臣請奉突而

立之。莊公聽其計。遣仲歸。且誡曰。汝歸不逐忽而立

突。吾必舉兵至鄭。赤汝之族矣。仲唯唯而退。既歸見

昭公。公問曰。宋公會道甚來。仲曰。宋公聞主公即位

此例亦
得來

假詔

批詞及國志傳。封在此主公可自覽之。昭公甚喜。但令臣帶回書一封。在此主公可自覽之。昭公覽罷曰。原來宋侯約本月欲與孤會獵于境也。孤欲不往。是示怯于鄰國。傳令大治車駕。甚陳文武。出與宋侯會獵。昭公方出城五十里。祭仲潛入城奉公子突即位。詐頒雍妃之詔曰。雍妃突之母。雍姑即朱女也。鄭忽不德。初踐位。即狩獵勞民。不稱先君之望。今共群臣議廢忽而立突。為鄭侯。昭公在外聞內變。便旋車駕。時祭仲使衛卒堅閉四門。昭公怒。正欲攻城。祭仲使人於城西南。虛張旗幟。鳴金振鼓。以稱宋人攻昭公。昭公聞之懼。遂棄文武軍騎。奔衛。仲開城門。與群臣入。群臣不知其為詐。但信是雍氏之詔。皆朝

突為鄭伯。是為厲公。祭仲即以厲公為已所立。乃傲慢朝廷。厲公不悅。一日祭仲之婿。姓雍名糾。字伯也。時為內侍。常怨祭仲得權不遷。已官在厲公傍。見公有憂色。進曰。明公若有不豫色。莫非為上卿祭仲乎。公愕然曰。卿何以知之。糾曰。臣適見祭仲入朝。有傲慢上公之禮。小臣甚不忿之。公曰。卿既知此。為孤處之。糾曰。此誠易事。祭仲乃臣之妻父。是月十五。乃仲之誕辰。置醖于酒中。奉壽。則不血刃。而仲受戮矣。公曰。汝既是仲婿。何忍毒彼。糾曰。臣荷先君職。居下僚。今仲執政。但他門下之人。皆得進職加官。不擢臣居上職。是以怨之。公曰。如此卿能除仲。即拜卿為大夫。

此女塔

與老
議

新法

糾謝歸家。謂妻祭氏曰：你父居權，要鄭伯惡其專政。令吾於是月十五謀你父。你意何如？祭氏曰：婦人之道，適人從夫。何敢拒命？糾大喜。至期，乃與妻同至仲府賀壽。祭氏先歸，問母親曰：婦人之道，父夫二者，其孰更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皆可嫁也，惟父獨一人而已。女曰：然則父親，于夫也。言未訖，雙眼淚下。其母曰：此為何祭氏盡以糾將殺仲之故，告之其妻，告於仲。仲大怒，及糾至，將上賀，酒潑地，火光焰裂，遂命家人捉而斬之。後人有詩為證云：

批 玩弄國君于股掌之上，可矣！
由來男子本剛強，
謀反婦人遂不誠。

雍糾弒弔筓難料此

致成事敗與身二

祭仲即斬雍糾，以其屍暴于周池。水名也。率家臣數

國志耳
補寫人
神

百人持戟入朝，近臣知其事，以告厲公。厲公曰：雍糾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遂從北門出奔蔡。祭仲仗劍入宮，聞厲公出奔，乃率群臣迎昭公歸國。

齊襄公戲妹陷彭生

昭公既歸復位，亦知先為祭仲所賣，將欲殺之。懷其有迎已復位之功，亦置而不問。乃問群臣曰：今鄭因國家不幸，弟兄相殘，遂舍周魯之戰，今孤欲率兵伐魯，以攻周，以繼先君之志，何如？子封曰：內難不靖，而欲外攘，此速亡之兆也。今明公內有兄弟相妬不安。

學格
黑肩
之計

舉兵遠出。臣不知計。將安出。依臣愚見。今周公黑肩專政。莫若遣使厚賂黑肩。使阻周政。周不加兵。曷亦習戰。然後我得內治。候在國安。兵盛。量時而舉。無不克矣。昭公依子封之矣。取金帛。遣使於周。見黑肩。黑肩得鄭之賂。次日進朝。言于莊王曰。今周與鄭連歲交兵。兵疲國虛。卒無所益。據臣膚見。莫若罷兵。息民。垂拱以安國。王曰。鄭國弟兄相攻。一加兵。卽滅其社稷。正其時也。冢宰何爲。又言罷兵。肩曰。鄭雖有內難。然其帶甲百萬。戰將雖多。加以子封祭仲。運籌於內。臣以征鄭之兵。勝負未卜。反招天下諸侯。叛周之心。王熟慮之。王曰。此非朕與卿二人所能遠料。姑容明

日。與群臣議之。肩退朝于午門外。遇桓王之弟公子儀。儀曰。冢宰何退朝之晚。肩具其事以告。子儀遂携肩手。進于肩府中。二人坐定。肩屏退左右。告子儀曰。先王親愛殿下。臨崩曾託肩傳位之事。今觀汝兄王行移。無復有傳汝之意。此肩不能贊助。所以負愧于先王也。克曰。然則冢宰望爲區處。肩但目視子儀數次。子儀知其意。告別而出。大夫辛伯見子儀從肩府中出。乃會其意。輒入朝。見王。奏周公黑肩與御弟克謀反。王令辛伯率衛士五千。伏於殿陛。次早黑肩果挾短劍入朝。奏王罷兵之事。王復以前議告之言。至日昏。群臣皆退。惟肩不出。王將退朝。肩隨王入

學格
黑肩
之計

以是一
當伯老
妾的

宮言稱進諫，其實欲刺莊王。莊王見其將近，大驚曰：「豕宰欲逼寡人耶？」伏卒齊起，辛伯挺劍碎肩之首於後宮，搜其懷果有短劍，遂請王命率衛士來捕子儀。子儀聞事發，乃奔于燕。莊王既誅黑肩，自嘆曰：「先王迹息澤竭，故吾兄弟尚且自相攻擊，况可以罪責他人乎？」乃召魯桓公曰：「周綱不止，弟兄相攻，本欲興兵伐鄭雪恥，奈國家多故，不能區處。寡人欲息此刀兵，惟齊侯可以服鄭汝，乃齊侯之妹夫，可代寡人往會。」齊以圖焉。桓公受命歸國，與夫人文姜文姜齊僖公之女，襄公之妹，嫁與魯莊公也。商議往齊。文姜曰：「齊父母之邦，妾願同往。」大夫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家，無相瀆瀆則亂也。女子父母在，則歸寧。今夫人父母既歿，不可往。」齊文姜不聽，堅意欲往。桓公不禁，遂與同往。至於濼，齊之地名。齊僖公已死，襄公嗣位。襄公名諸兒，聞桓公與文姜同至，遂遠迎入城，宴其夫婦於清光臺酒中。襄公見文姜桃腮杏臉，眼去眉來，遂起奸淫之心，矚其起身更衣，遂踵其後以拽其衣。文姜曰：「兄妹之禮，不當近褻。」襄公不顧廉耻，遂因而淫之。襄公恐桓公所覺，乃與之出獵于齊囿，使公子彭生弑於囿中。是日齊人整隊伍獵于囿中。是日隨行，只見山明水秀，草木蒼蒼，麋鹿交戲，鴛鴦爭飛。齊襄謂魯桓曰：「明公之囿，曾有此樂乎？」魯桓曰：「敝邑之囿，比乎此，則國志專。」

齊僖公已死，襄公嗣位。襄公名諸兒，聞桓公與文姜同至，遂遠迎入城，宴其夫婦於清光臺酒中。襄公見文姜桃腮杏臉，眼去眉來，遂起奸淫之心，矚其起身更衣，遂踵其後以拽其衣。文姜曰：「兄妹之禮，不當近褻。」襄公不顧廉耻，遂因而淫之。襄公恐桓公所覺，乃與之出獵于齊囿，使公子彭生弑於囿中。是日齊人整隊伍獵于囿中。是日隨行，只見山明水秀，草木蒼蒼，麋鹿交戲，鴛鴦爭飛。齊襄謂魯桓曰：「明公之囿，曾有此樂乎？」魯桓曰：「敝邑之囿，比乎此，則國志專。」

狹隘。雖有鳥獸之往來。亦無草木之鬱茂。齊襄乃停
驂而吟詩云。

苑囿春晴鳥雀喧
依人麋鹿相忘慮

山光呈翠水聲漫
回視文王共輻輳

魯桓聞其語韻清曉。亦在馬上口占。一律以寫其景
云。

草木交枝生意濃

猴猿連臂笑東風

蒼蒼苑囿春如許

皆在賢侯惻隱中

吟罷齊襄於馬上歛手謝曰。承譽太過。何德敢當。言
訖。只見山背後一群小猴。錦羽相戲。齊襄顧謂魯桓
曰。君試看孤發矢取第三箇。雄雉耳。乃拈弓搭箭。拉

鶴處。五色離披。倒翻于青草坡邊。歟從者。喝采。

齊桓獨賞。須臾間。石泉澗下。古檜林中。群猿連臂
飲。齊襄顧謂齊襄曰。君試看孤投鎗取第四箇。猿耳。

言罷。躍馬橫鎗。正欲跳澗。投猿。早不知公子彭生伏
劍。伏於蘆葦深處。乃大喊一聲。從後斬桓公於馬下。

襄公佯作奸細。所刺詐哭而歸。魯之從卒咸見彭生
所弑。乃奔歸。魯告諸大夫。大夫申繻聞其事。即奉公

子同即位。是為魯莊公。莊公即位。乃欲舉兵伐齊。申
繻曰。齊強魯弱。不敵明矣。只遣使問罪。如其不服。然

後率諸侯之兵而討之。此勝勢在我矣。於是遣使往
齊。告齊襄公曰。寡君奉王命至齊。賊子彭生輒弑之。

不知其君命之乎。敬請其故。然後動兵問罪。齊襄公
事露。謂魯使曰。其實彭生之奸。孤不知也。乃誘彭生
入朝。生以為賞已之功。速趨于朝。襄公不容其訴。出
事。根故大聲曰。彭生弑魯公。左右為我斬之。左右拔
劍來斬彭生。不知性命如何。

批 此入妻言中。系花爭漏。其意奪自
齊襄公。只丘遇怪。

襄公喝令斬彭生。彭生欲訴其教已之故。則頭早落
于地矣。囊其首。更備金帛數車。遣使謝魯。其罪一歸
于彭生。自是文姜不歸魯。日與齊襄飲宴。淫亂。國人
有詩以譏之曰。

南山崔崔

有狐。緩緩

魯道蕩蕩

齊子由歸

既又歸止

曷又懷止

後人有詩曾譏魯桓公云

男女閨門最要珍

魯桓何事與同行

當時若聽申繻諫

不作亾軀亂紀人

一日齊襄與文姜宴於御花苑。大夫連稱管至。前二
人名相率上表諫。齊襄不宜留文姜在齊。齊襄怒。貶
二人往戍葵丘。齊之地名。且誠之曰。今瓜熟之時而
戍。明年瓜熟。方喚汝回。二人即日便往葵丘。自是國
中無人敢諫者。文姜曰。我先君奉王命至齊。所以欲
君和鄭也。今先君卒于國。而鄭又不和。妾終年在齊。

不怒

開

與君作樂非惟得罪於先君。如王知之。君亦何安。齊襄悟將往鄭說鄭伯朝周。忽鄭使至曰。鄭國上卿高渠彌弑鄭伯。群臣今止。忽之幼弟子疊將欲與君侯會盟於首止。齊地名齊襄大怒曰。忽為鄭之長子。奸臣敢為無禮以殺之。遂回書許子疊之會。命石之紛孟陽將介引兵五千伏於首止以聽行移。至期子疊與高渠彌等相從至首止。見襄公曰。敝邑與齊乃唇齒之國。今疊新立。不敢自私。故會明公。以尋舊好。齊襄問曰。先兄因甚而殂。子疊曰。因病而死。齊襄怒曰。匹夫無故使賊臣弑君。焉敢瞞我。遂命孟陽於座上擒子疊。子疊驚曰。非孤之罪。乃上卿高渠彌也。渠

大夫

亂臣

彌見事發遂奔歸。不上三里路。逢石之紛。擒見襄公。襄公命斬子疊於墊。車裂渠彌之屍。謂鄭之從者曰。可歸迎公子突。復位否。我必來征。鄭卒歸告祭仲。祭仲自思。突乃是吾逐出蔡。今若再迎而立。恐其害已。不如立子儀為君。以塞其禍。子儀鄭莊公之幼子遂立子儀。厲公即公子突也在蔡。聞子疊被齊人所殺。祭仲立子儀欲歸爭位。遂入櫟。鄭邑名櫟之大夫檀伯堅拒城門而不納。櫟城百姓自相謂曰。舊君將入。大夫何為而不納。遂殺檀伯。開城門。鼓舞拜迎於道路。我等願奉公入。鄭正位。斐好臣以洩舊恨。厲公見百姓戴服將謀入。鄭祭仲聞之。急使大夫傅瑕領五

此言及國志

千甲兵屯於大陵鄭地名以拒厲公。時無兵只得暫
居於櫟。百姓勸其養兵蓄糧。俟時而動。却說連稱管
至甫成在蔡丘。及一年。襄公全不遣人代之。二人怒
而相謂曰。齊君不納我等之諫。反遠貶出成。既約及
瓜。而人今瓜熟而代者不至。今不預為保身之計。禍
將及矣。至甫曰。然則如何。稱曰。吾聞公孫無知乃齊
侯之從弟。先公在謂信公也時嘗愛惜之。今齊侯滅
其祿爵。無知甚然。不如遣人謀於無知。弑齊侯。立其
為君。則我等富貴。豈不久哉。至甫然之。曰。他人耳目
長。不可輕洩。非親往。其事不成。至甫遂從夜逃歸。見
公孫無知。無知延入。問曰。公成蔡丘。何以至此。至甫

請屏左右。告曰。齊侯失德。淫乎。其妹而弑。桓公鄰
國聞之。不日齊為坵墟矣。公子念先君鍾愛之恩。保
全社稷。宜除無道。踐其大位。交睦諸侯。豈不美哉。無
知默然良久。曰。此吾志也。奈無與所謀之人。至甫曰。
良臣擇主。良禽擇木。公能有志以成其事。臣請任其
謀。無知問其計。甫曰。昔者先君嘗於春秋狩於田野。
以省耕省斂。此禮齊廢久矣。公子來日上表。令其修
先王之政。秋獵于田。齊侯從而出狩。伏兵郭外。待其
歸而殺之。大事成矣。無知然之。匿至甫於家。次日無
知告襄公曰。臣聞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此先王之政。古今之通義。今此政齊廢久矣。而

那時
是一卷
眉面

民間田野不闢詞訟日繁乃國家大弊。兄侯能修此
 政出狩則民殷國富鄰國愈加敬畏也。襄公然之遂
 命整駕出狩忽一人自外而入曰不可出狩車駕若
 出勞民傷財况且列國刀兵滾上恐招奸細小人公
 視之乃大夫鮑敬叔之後姓鮑名叔牙見為公子小
 白襄公小弟太傅公叱之曰出狩乃為政急務何勞
 民之有不聽叔牙退朝與友人管夷吾曰齊侯政令
 無常使民慢易今不早去國將亡矣管仲然之叔牙
 遂奉公子小白即齊桓公出奔於莒莒小國名在齊
 都南三百里即今山東青州府營縣管仲召忽時為
 糾之傳聞其說亦奉糾奔於魯管仲字夷吾穎上

即今濟南府頤陽縣是也人少與叔牙相善同買分

金仲家貧叔牙常多與之故二人智慮相同次日襄

公率文武從駕遊于姑焚齊之地名也轉獵于貝丘

亦齊地名時秋末冬初寒威乍作黃葉分飛襄公在

馬上見楓林似染衰草連天遂披襟感興而賦之曰

秋光暮兮楓葉翻寒威作兮露正漫青烟凝翠兮

光景盤桓

因見田疇廣闊百姓衆多賦之曰

田疇辟兮疆界寬鷄犬聞兮生齒繁千乘之國兮

我獨奠安

歌畢寒風颼颼日色慘淡行過樹林密處忽見犬豕

橫擁于馬前。公在馬上呼左右曰：「何不爲我射此豕乎？」左右舉目視之，告公曰：「非豕也，乃公子彭生跳梁於道上。」襄公怒曰：「白日青天，怪從何出？」遂發矢以射之。豕作人啼曰：「公淫妹而駕禍於我，汝祿將終，尚發矢以投我乎？」言訖不見。襄公大懼，倒翻於馬下，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扶歸，不知性命如何。

批 白日裏見性

齊召忽從主死節

襄公車駕回至東門，管至甫伏兵一起刺襄公死於車中。連稱亦歸，奉無知而立之。群臣不朝，有一人提劍而入，數無知之罪曰：「汝弑君之賊，焉能主齊？」社稷

吾奉為宮 言是襄公夫人之旨 之旨 斬汝逆賊別立

等快

新君無知，正欲奔走，其頭隨劍落於殿下。衆視之，無知者乃中軍大夫雍廩也。至甫連稱見事發，出走於外。魯莊公聞齊國大亂，無君，謂公子糾曰：「汝兄既死，無知亦亡，公子盍往而正大位。」糾曰：「無一旅之師，何能興國？」莊公曰：「孤助公子精兵五千，命召忽管仲送汝歸國。」糾遂謝而出魯。至中途，納喊震天，旌旗遮日。忽人言：「管仲先入與鮑叔牙奉公子小白歸也。」管仲告糾曰：「管仲先入齊，仲請分兵從間道以阻之。」糾許。仲從山陰後抄出，以精兵遮道。謂小白曰：「我主兄也，汝弟也，焉得爭先奪位？」遂拈弓搭箭，直射小白。小白

史記卷六十五 齊世家 二十一 三

馬上翻身一閃其箭正中玉帶之鈎白遂收其箭以
囊之莒人奄至管仲不能抵阻大夫雍廩開城門接
小白入城群臣奉其卽位是為齊桓公公子糾與管
仲攻城不下乃回魯請益兵甲來爭位桓公卽位以
其功罰罪陞雍廩為上大夫問群臣曰公子糾在魯
加之寢食不安此事若何鮑叔牙進曰臣請得精兵
五千於魯說魯以殺糾如其不然臣願生擒糾於魯
中桓公聽其言遂與精兵五千奔魯屯於長勺魯國
地名牙使人通書告魯莊曰寡君以諸侯咸附百姓
既已故得奉先君之祀而踐大位今既立國國無二
君公子糾與寡君手足不忍加戮願明公為我討之

管仲召忽請囚歸以戮否則齊魯將為仇敵矣莊公
得書問計於大夫施伯施伯曰若小白為君叔牙為
臣必強齊霸國不如殺糾以和隣國是也莊公遂召
糾入朝謂曰齊侯有詔令斬汝糾大呼曰魯侯何懼
小白成我而不終乎左右遂擁糾斬之將囚召忽管
仲召忽仰天慟曰忽為人臣不能為王討賊主亡而
反事仇敵非吾志也遂頭觸殿柱而亡管仲其心受
囚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召忽平膺子糾恩
莫言小諒非臣守

主亡何忍苟偷生
曾有何人追仲能

公子糾與召忽皆死。施伯告莊公曰：管于天下才也，不可送還於齊。莊公令囚於生竇。齊地名，待孤請齊侯赦其罪，然後釋囚，便為我用。遂囊糾、忽二首級，付與叔牙歸齊。叔牙將糾、忽之首級歸，見桓公，公拜牙為上宰，使預國政。叔牙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夫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別禮義而法於四方，弗若也；執袍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知勇焉，弗若也。公曰：昔者管仲射吾一箭，偏中帶鈞，吾藏之以待報仇。今若得之，吾將斬首，何可更用？叔牙對

曰：臣聞明主立賢無方，不念舊惡。管仲有經濟之果，明公當置怨而用之，方能富國強兵矣。桓公從牙之說，差使往魯。牙又曰：施伯魯之謀，士今若知齊將用管仲，彼必不肯放還，必得能辨使者方得而歸。公曰：誰可奉使？牙薦一人，乃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公孫隰朋也。桓公大悅，遂命隰朋使魯。至魯，告莊公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名管仲者，見囚在魯，命臣乞歸，斬首以戒不忠。莊公問施伯，施伯低與公曰：管子者天下才也，故齊侯欲脫歸而用之。若管仲用於齊，則魯國必弱，公宜殺之以屍付其使可也。庶免後患。莊公欲殺仲，以屍還隰朋。隰朋曰：寡君以管仲遮道射其

知已

管仲之
王所見
夏商

帶鈎欲親手戮之。以削舊恨。若以屍還國。齊寡君何以釋恨。何以戒群臣。莊公謂施伯。齊侯果欲殺管仲。又焉用之。遂命取仲。付隰朋。朋謝而歸。至堂阜。齊地。叔牙聞仲生還。親至堂阜。解其縛而禮之。管仲曰。吾該死。賤俘子何待我。正欲瀾道而死。叔牙忙救之。曰。賢友抱經濟大器。不遇明主。是猶明珠藏土。今主上尊賢納士。大度寬仁。子能舍怨而事。則可展子之志矣。仲泣曰。吾食公子糶之祿。糾死不能仗節而亡。今又棄怨而事仇。有何顏立於世哉。叔牙曰。吾聞大夫執貞而不拘諒。子能舍怨事仇。展經綸之才。致太平之治。垂功于竹帛。揚名於後世。豈不為漢。又何必

亦說利

效區區之小信乎。仲乃與叔牙入齊。

管夷吾條陳霸策

叔牙先見桓公曰。管仲既至。主公宜舍舊日之怨。效明王而尊禮之。庶幾賢士方為我用。公悅。親自出迎。入朝。賜坐。仲稽首拜曰。臣乃該戮賤俘。得蒙君宥。不死。亦為萬幸。何敢與坐。桓公乃赦其罪。仲謝罪。公問曰。齊乃千乘之國。列於諸侯。自因先君。謂襄公。政令無常。以致國勢不大。寡人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如。仲對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明公欲立國之紀綱。必以禮義廉耻。而使其民。則紀綱立。而國勢振矣。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

君事
四維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發政施仁。必以愛民為先。公曰。愛民之道何如。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何。管仲對曰。士農工商。處于四等。則民有定矣。公曰。民既定矣。齊國褊小。甲兵不足。若何處之。仲對曰。兵甲欲足。制重罪。贖以犀田一戰。輕罪贖以韞藉一戰。小罪適以金分。宥間罪。素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求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當以鑄鉏夷。斤。櫛。試諸壤。

國富兵強

經濟手

有紀律

上甲兵大定。公曰。兵甲既定。財用不週。何如。管仲對曰。銷山。煮海。其利通於天下。財用足而兵強。國富矣。公曰。國家財用既足。然軍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對曰。強兵之屬。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制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奠。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軍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

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桓公曰。國用既興。兵勢既強。吾欲獎率三軍。操練將士。以征天下。諸侯何如。管仲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公曰。若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市爲之。皮幣以驟。駢頻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

如使人驚之。四方以蓋其上下之所好。釋其濟。凡弑者而先誅之。則天下諸侯皆信。吾不爲併吞相。而朝於齊矣。桓公大悅。齋戒三日。欲拜管仲爲相。管仲辭而不受。公曰。吾納子之霸策。欲成吾志。故拜子爲相。何如。不受。仲曰。臣乃有罪之徒。何敢居其太位。明公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霸業成矣。公曰。五傑是誰。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越。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比。平列國志專

大有據

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碎死云。不捷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千者存矣。若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桓公遂拜管仲為相。隰朋以下五人皆依管仲所薦。遂出榜于門外。管仲所奏已上之政。盡舉而行之。百姓奉法。齊國大治。

批 讓處不是任處。其是好漢子。

東屏先生有詩云

呂道彎弓射帶鉤

納言鮑子竟忘仇

強齊定霸少與夏

小諫何防召忽求

清淵居士五言一絕贊美管仲有才。叔牙知人。公納士云

夷吾負大器

鮑子早相知。

初釋堂阜縛。

便為齊國基

舖張政就比

羽翼霸成時。

一舉三賢萃

桓公大可奇。

又有古風一篇

世降春秋離亂極。

君臣蜂起相篡弒。

士抱尺寸文武林。

投秦奔楚爭售藝。

夷吾學學經綸才。

明王不遇井塵埃。

叔牙一釋堂阜縛。

桓公便築迎賓臺。

君臣既合如魚水。

謨謀霸策條陳開。

比平刊國志專

揚眉吐氣通世務
先定四民正紀綱

兵能強盛國能富
再制十軌排軍伍

軍伍既多兵甲強
內安王室尊天子

便出遊騎監四方
外攘胡夷固夏疆

諸侯有亂隨征討
堂堂霸策條陳畢

扶傾濟弱義堂堂
君臣協力相扶溺

內修文德綏諸侯
以致生靈溺左袵

外耀兵威制夷狄
千古功名在周室

○楚王加號僭郢綬

楚子熊通乃熊渠十一世孫駕坐郢州

即今湖

州府文有鬪伯比鬪廉遠

音尾

章道朔武有屈瑕

重屈完鬪祈雄兵五十萬虎視漢東

即湖廣邊

國一日設朝諸侯畢至楚子問曰吾楚地居蠻夷

州古為荆蠻所居禹王平水土分天下貢故為荊州

與中國不交今吾帶甲數十萬欲觀中國之政卿等

誰敢引駕大夫鬪姓伯比名曰吾楚久不通於中國

所以不列諸侯之盟王欲會盟中國必請周天子賜

王加號然後方可楚子悅遂差隋侯往周請命隋侯名章到

今湖廣德安州隋州縣是也

京見天子周桓王請命群臣皆曰楚子久失朝儀已

有吞周之意今又賜王加號則中國諸侯皆僭國家

危矣桓王不許隋侯歸告楚子楚子不悅遣隋侯歸

國伯比曰。今中國諸侯。皆侵凌王室。不貢方物。既不
加號。王請自尊。大國驅荆襄之衆。橫行中國。則霸業
成矣。楚子大悅。令築高壇。列陳冠冕。次日。鬬伯比率
衆文武。請楚子升壇。尊為東楚武王。行大禮訖。楚王
降壇受賀。漢東小國。如江如黃之類。是也。皆來朝貢。

惟隋耶。小國名。在德安府。羅。一小國名。皆屬廣

廣襄陽府。四國不至。武王大怒曰。誰與我引兵伐此

四國。言未畢。右班中一人摸拳擦掌。怒目睜睛。而進

曰。臣願領兵。王視之。乃漢陽人也。姓屈。名瑕。莫敖大

夫也。王曰。非莫敖。即是封楚官名也。焉能濟事。即賜

前部之印。屈瑕掛印謝恩。出朝。忽左班一人大呼曰。

莫敖且留。先鋒印待我來掛。衆視之。乃監利人也。

鬬名廉。字子清。上大夫。伯比之姪也。廉忮奪。屈瑕之

印。武王曰。且勿動手。二人可在。殿上試劍。高者掛印。

二人拔劍便舞。鬪不十合。各有相擊之勢。伯比告曰。

臣觀屈瑕性氣驕傲。若得志。便不慎。終鬪。廉雖年少。

臣觀知其厚重。可屬大事。前部之印。還須與廉掛之。

王不聽。遂以屈瑕為先鋒。鬪。廉副之。與兵五十萬。東

伐。隋耶屈瑕。次日升帳。謂廉曰。今四國何者為先。廉

曰。隋所恃者。耶羅諸國。若先攻其瓜牙。則隋勢孤。而

易滅。瑕然之。大兵望耶而進。至綏。隋小邑。綏之守將

杜孟雄。堅閉不出。楚兵不能進。廉謂瑕曰。綏乃小邑。

楚蠻口

像

自勝自負
自負自勝

如輪斯轉

七平川國志傳

畧施一計。則破瑕。令五百弱軍採樵于(絞)之南。令闔
廉帥五千兵伏於北門。自率大兵伏西門。準備襲(絞)
將士奉計而行。(絞)之哨馬。忙報孟雄曰。楚兵糧盡。今
將班師。而在南山採樵。雄曰。楚人多詐。不可動。乃令
壯兵一千往南山觀之。壯兵至南山。捉(楚)兵三十名
而歸。雄驚曰。馬能捉得此卒。壯士曰。楚卒皆老弱。若
出大兵一擊。則盡可拿矣。雄卽披掛。率本城五千兵
開門殺出。楚之採樵者。故緩緩而退。孟雄促兵趕上
二十餘里。屈瑕殺入西門。闔廉殺入井門。孟雄勒馬
殺回(絞)城下。喊聲大震。屈瑕斬孟雄于馬下。盡收降
卒。大軍進屯於蒲騷。鄆子名仲盧聞(楚)兵破(絞)至蒲

騷。大驚。將校程文龍曰。楚兵初至。疲弊無戰心。可
大軍屯于蒲騷之南。示其欲戰之勢。一而往。隨求收
隨兵至。然後夾攻。楚必敗矣。鄆子遣使投隨。卽率大
軍屯於蒲騷之南。哨馬報于屈瑕。闔廉曰。鄆兵本無
戰意。但張假勢。以待隨之救。先鋒率一枝兵截其隨
路。我分兵以攻其寨。鄆必破矣。瑕曰。鄆人奸猾。試卜
其吉凶。何如。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依吾之計。勝
勢在我。何必問卜。瑕曰。子清之言是也。遂率本部屯
于鄆城之西。次日。闔廉以銳卒攻鄆寨。鄆仲盧聞楚
兵奄至。披掛出陣。被闔廉擒入轅門。斬仲盧於馬下。
程文龍見仲盧被斬。引兵欲保鄆城。屈瑕截其歸路。

聞不十谷。瑕刺文龍于陣。止。羅兵大敗。楚人收其尸。卒望彭水而進。

批 謝為關力林之勢去張

楚屈瑕鄢水大敗

楚子大兵屯于彭水。羅國地名哨馬報于羅侯。各

羅侯欲棄城逃入于隋大夫郭伯嘉曰不可。今楚先

鋒謂屈瑕一戰滅絞再戰滅郢其心必驕。驕必不備。

請得精兵五千屯于鄢水。羅水名以勁弩怯其陣勢。

修書與盧蠻王。盧地之番王令以精兵襲後。楚人進

退無路則屈闔一子死於鄢矣。羅侯大悅。遂遺書盧

蠻王又與伯嘉精兵五千。勁弩千八百名。伯嘉引兵

明之捷
必小

屯于鄢。岸楚兵不能前進。瑕果然情志終日在。暇

飲酒不圖前進。闔廉告曰。羅兵阻于前。今不速進。則

有奇兵後襲。則我進退無路。先鋒不可不察。瑕曰。吾

兵離襄郢勢如破竹。一羅何足道哉。姑待數日。何故

多言。廉又曰。此間地勢險狹。若久屯兵。必有不虞之

禍。請速進兵。瑕叱廉退。下令有再諫者斬。又數日。備

嘉遣人遞戰書來。請楚兵渡鄢水以決勝負。屈瑕大

怒。裂書于地。斬却來使。遂令三軍渡鄢水。楚兵正濟

半河。羅兵以勁弩列於岸上。箭下如雨。楚兵不能登

岸。屈瑕以紅旗右麾而退。前岸塵頭蔽日。喊殺連天。

盧蠻王引兵殺至。於任右岸。楚兵大亂。自相攀住。悉

手
不詳

溺死鄢水。屈瑕與鬬，廉力戰登岸，奔歸。盧蠻王勒兵後，趕楚兵止存三萬餘人，走至荒谷。地名屈瑕嘆曰：「不聽子清之言，以致英雄喪於夷，盧自縊荒谷林中。」鬬廉引敗兵走回本國，後人有詩為證云：

膽畧驍雄楚屈瑕

征鄭伐絞智堪誇

奈何不慎羅戎計

空使功名喪谷涯

說楚王在朝聞屈瑕伐絞，即勝表到，王大悅。伯比奏曰：「莫教舉趾高，縱其心不懼，若伐絞得勝，其心必怠。王請益兵救之，不然將有後悔。」楚王笑曰：「將家得志，豈有先勝而後敗哉？」言未訖，鬬廉引敗兵入朝待罪。楚王大悔曰：「是孤之過，卿何預焉？」赦廉以復原職。曰：我兵既敗，隨羅必恃強，吾不親征，久後必不肯奉貢。遂以屈重為先鋒，鬬祈遠章為左右翼，太子熊賢為保駕，大發精兵二十萬，即日出城。夫人鄧曼、武王夫人鄧侯之女，姓曼者，餞於西門，酒至數巡，王謂鄧曼曰：「吾心蕩矣，再不奉陪。」遂登車而行。鄧曼私謂太子曰：「王謂心蕩，其祿將終，汝在軍中量勢而行，善事父王，熊賢拜受而往。」楚兵至漢陽府，令尹鬬祈曰：「我師衆多，宜列寨於漢水之左。」漢水在府，以兵威示隨，隨必自服。武王不聽，以大寨屯城南，小軍山下。是夕，屯軍山下，風折一楠。音門樹壓王驚起臥，榻王寨三躍而卒。

批 夫人乃在料敵則有先見之明

後人有詩一絕以賢鄧曼有先見之明云

凶吉星辰感應通 蕩然不固祿將窮

賢哉鄧曼能先見 楚子終亡楛木中

軍中謠攘不定太子欲發喪班師屈重曰若發喪班師隨必後起不如隱喪勿發三軍直抵隨城得勝方可舉哀於是軍中總務付於太子大軍直殺至隨三鍾山札寨立柵定壘大張兵勢詐示久屯之意哨馬報於隨侯隨侯大懼謀士季梁進曰臣仰觀天象彗軫二星各荆州分野之間殞一大星主失漢東者侯今楚王遠出大軍左札二鍾未戰而屯久安之象此

必能通卒於軍中恐我兵襲後故示此也依臣之見莫若深溝高壘求敵隣國不日楚軍當盡喪於隨矣大夫田少師人姓名曰季梁之言不足為信楚既喪其王將士無主焉能隊伍整齊管壘布列言未訖楚兵攻城甚急少師曰楚兵甚銳我孤城不可久持主公宜將金帛十數車臣願往楚寨謝罪庶幾隨國可免隨侯即寫謝表與少師少師登城將發吊橋楚人箭如雨發少師忙叫吾奉命見楚王者勿發亂箭楚兵收弓引見屈重少師欲往三鍾大寨見楚王屈重詐曰楚王有令凡事詔我先鋒區處不必見王少師曰寡君前失朝貢致勞大師圍城今令少師見王謝

罪若許則開城門資金帛以勞王師乞存社稷重曰
我王伐隋正欲問汝不朝之罪既汝君臣議謝何為
不許大夫可資勞物至此我當替汝奏王少師歸告
隨侯曰可即將金帛與出勞軍忽報楚先鋒欲入城
議事隨侯令放弟喬接屈重入朝隨侯降階而迎重
曰我王恐你君臣議論不定詔我來盟如果不定則
約來日攻城隨侯連聲曰事定矣事定矣遂令取出
金帛十車謝表一道重受其貢物當殿立盟而還少
師送出城外屈重戲使少師乃挽其馬曰大夫送吾
入楚以觀荆州風景何如少師懼辭曰容再入貢以
借遊覽今日不得遠送屈重拱手作辭而別楚兵遂

班師

息伯璦請楚伐蔡

却說季梁告隨侯曰楚人令屈重入朝受盟此必楚

王有變乞乘勢追擊楚無主必然喪敗隨侯曰楚兵

壓境隨幾將滅今賴數十車金帛以全社稷國之大

幸何可更追以召其禍道尤未了哨馬報楚兵渡漢

水三軍披孝齊發哀聲原來楚武王早卒於軍至是

始發喪也隨侯曰吾見其軍容甚盛止料其生誰料

其死皆吾不聽季梁之言以誤大事也憶悔不已後

人有詩為證云

襄水游游濟楚兵

楚兵設詐逼隋城

季梁
知隋侯
之不聽

武王雖死威能振。隋氏徒生許不聽。

金帛初離城郭外。哀聲便動漢江濱。

季梁高見將焉用。笑殺當年聾聵人。

楚兵歸國伯比等奉太子熊貴即位是為文王文王

賞功罰罪葬武王之喪拜屈重為上大夫近臣奉羅

國諸侯不丑奉表進貢文王喜不自勝曰吾今征服

鄭絞隨羅稱貢甲兵百萬糧料充足意欲耀武中原

卿等以為何如伯比曰東方諸侯雖服然西有申鄧

未除也王必親征申鄧然後方可圖霸中原王曰鄧

祁侯乃吾外祖何可加兵伯比曰周王霸業何論親

隣臣聞齊用管夷吾併吞列國王如不取久後齊必

滿口發
謬目以
落無

德齊之
始

文王遂令關祈闢丹為前鋒遂章為保駕大發

精兵十萬伐鄧行一舍之地忽前有一騎見駕中間

為誰其人曰臣乃息小國名淮河南汝寧府息州是

也國大夫姓章名師舜奉息侯名伯瑗之命前來見

駕楚王曰有何議論師舜曰臣之祖母言息侯之夫

人乃陳侯之女乃陳氏所出出為息媯與蔡侯名獻

舞之夫人姊妹也蔡侯夫人亦陳侯之女昨歲主母

歸寧於陳女子出嫁再歸省親曰歸寧過蔡而蔡侯

不以禮貌相待故臣主公怨咎蔡侯失禮然國小兵

微不能報怨今聞大王東征西伐威振漢東特令臣

奉表求師伐蔡蔡亡則以息國貢稅悉朝于楚望王

亡息之

察之楚王躊躇曰蔡與息實親隣之邦何忍自相吞併鬪伯比低聲告曰大王正欲耀威中國吞併列侯今蔡息自相吞併是天啟楚霸也王速停東伐之師移征蔡國蔡服則息亡息亡則威振中原而曹宋魯鄭披靡執服矣楚王曰然則何計進兵比曰我兵移在息向六斗山在羅小縣出屯於谷河在息州岸詐

何苦何

禰伐息使息求救於蔡先令大將部一枝軍伏于蘆山岡在上蔡縣待蔡兵一出我兵打入蔡城則不戰而破矣文王大悅令師舜回報大軍遂西循六斗山出屯于谷河岸口詐揚伐息令鬪丹領五千兵先伏蘆山岡師舜歸告息侯息侯便差舜入蔡求救蔡侯

曰息吾之姊親不可不救盡率本國精兵出城行三十餘里鬪丹殺奔後追哨馬忙報蔡侯蔡侯聞馬遇楚兵于莘原蔡地更不打話二馬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忽然戰塵滾滾喊殺連天一枝兵馬從後殺來蔡侯視其旗號乃楚將軍遠章蔡侯棄鬪丹而走二將勒馬後追差百步餘地鬪丹拈弓望馬膊射中一矢蔡侯馬失後蹄倒落平坡遠章活捉而歸楚兵打入蔡城蔡侯告楚王曰君處南海分土為疆何故興兵擄我楚王笑曰汝姨親息伯瑗請兵擒汝耳蔡侯仰天嘆曰唇齒相傷蔡亡息能保乎楚王令斬蔡侯蔡侯大呼曰楚兵初入中原若伐一國而便殺

一槍
一縱
楚何
等運
意

一主則中國諸侯結連抗楚而一楚能敵衆乎。聞伯
比曰獻舞之言可聽大王宜赦其死與之立盟自今
以後楚與蔡爲連患難相救再黨齊魯則又征之不
晚楚王從比之言令釋蔡侯立書爲約蔡侯犒勞楚
之將士宴楚王於迎暉堂酒至半酣楚王戲謂蔡侯
曰古云色傾人國今子吝一筵不宴息媯被吾征伐
是酒亦傾國也蔡侯亦荅曰息伯瑗因酒謀我我亦
知其因色而喪也楚王問其由蔡侯欲楚子伐息故
荅之曰伯瑗自娶息媯人國貪戀其色不理國政朝
夕惟與息媯宴樂而已是以知之楚王聞蔡侯誇息
媯之貌心甚傾慕次日大軍出蔡聞伯比曰伐蔡據

息使楚威震於華夏在此舉矣楚王問計比曰息
我兵伐蔡而歸必迎王駕入城而燕之不如就坐間
擒下。伯瑗不勞寸鐵收功而歸王悅大兵至谷河息
侯果迎楚王入城以宴之伯比分付闔丹遠章就坐
中以擒息侯二人受命各仗劍從楚王來擒息侯不
知性命如何

批 必料息媯既醜交竟位其王去而臺
楚王王仗威擄息媯

楚王入宴二將仗劍侍於王側酒至數巡王問息侯
曰寡人此來本爲君夫人而勞將士今君夫人
言息媯也何不出謝息侯辭曰寡小君有恙在身不能致

五話
出話

此平利國志傳卷之三

謝楚王怒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故拒。左右何不爲我擒之。息侯正欲訴說。闕丹仗劍傍出。劈其首於座下。遂章打入後宮。息媯聞楚兵生變。嘆口引虎入羊群。皆吾自取也。遂奔入花園中。跳下古井。遂章後趕入。捨其衣裾救出。見楚王。楚王見其容貌絕世。遂載車後留五千兵戍而歸。

胡曾先生有詩爲證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

回首春風一面花

感舊不言長掩淚

祇應翻恨有容華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楚霸荆襄勢正強

息侯何自引豺狼

